9.11 美國人心中永遠的痛

驚聞 9.11 事件 14 周年際 3700 余名救援人員確診患癌

“9·11”遺址,水池邊上多了一面美國國旗,一名男子指着水池邊上的名字對身旁的孩子說,“這些人都是英雄。”

68 歲的 NickSchiralli 沒想到,14 年前的 9 月 11 日那天,他因遲到一小時撿回了一條命,14 年後,他卻還在爲“9·11”付出代價:至今無法離開氧氣瓶, 最多走五分鐘就得停下吸口氧。因此,他得搬到康涅狄格州氧氣充足的深山里住。他得的是肺氣腫,“9·11”四年後確診,無法根治。

“這代價不算嚴重,我的妹夫,他是紐約消防員,‘9·11’期間一直在地面上搶救傷員,去年死于白血病,才 56 歲。”電話那頭的 Nick 停頓了一下, 似乎深深吸了口氣, 聲音開始沙啞,他說,還有很多人在爲“9·11”付出生命代價,再次停頓,3 秒後,他加重了語氣,一字一頓地對記者說,“你明白嗎?那時在附近工作的人們在死去,慢慢地痛苦地在死去。”

就在 Nick 的妹夫、消防員 RobertLever 離去的那一天,2014 年 9 月 22 日, 他在消防局的同事,DanHeglund 和 Lt.HowardBischoff 也在幾個小時內相繼離世。前者死于食道癌,後者死于結腸癌。在紐約環境保護與健康部門網站上,甲狀腺癌、白血病、肺癌、食道癌、前列腺癌症是“9·11”相關疾病中最集中的五種類型。

最新官方數據顯示, 參與地面營救、清潔的消防員、警察、環衛工人中 3700 多人確診患上癌症,其中 2110 人是消防員,各種數字還在上昇。此外,這個數字並不包括患上癌症的普通居民。14 年過去,災難看似結束了,卻仍如魔鬼般蠱惑人心,死纏爛打,一不小心就索去無辜的生命。

“一場即使醒來也無法忘懷的噩夢”

廣州人李華 22 年前移民來到紐約,就職紐約華人職工會。她告訴記者,距離雙塔十幾條街的唐人街里,她知道的就有 3 名華人因“9·11”引起的相關癌症離世,“兩人是肺癌,一人是食道癌。一個兩年前走的,一個三年前,還有一個走了五年了。”李華扳着手指數,她說,因爲普通百姓無法得到政府補償金,因此,三人都沒去進行“9·11”相關疾病登記。

而李華本人,也在“9·11”後患上呼吸道疾病,“也不知什么問題,就整天咳嗽,咳到心都跟着痛,時常一個星期開不了聲。”

“9·11”當日,李華在唐人街目睹了飛機撞上世貿中心南塔,“好幾聲巨響, 一團團黑煙,我以爲是演電影。”直到十幾分鐘後電源被切斷,煙霧襲來,她才意識到眞的出事了。那之後的三個月,唐人街粉塵漫天飛,“關了門窗,天天打掃,窗上桌子上仍全是灰塵。”往日熱鬧的唐人街,關門的關門,遠走的遠走。

最難受的是鼻子,李華不知道該如何形容聞到的氣味,“不是固定的一種味道, 有時像死魚發臭,有時又像臭屁醋,刺激得鼻涕狂流,還不停咳嗽。”

Nick 說,那就是地獄的味道,屍體的味道,世界末日的味道。倒塌的建築如魔獸,爪牙肆意張狂地橫在路上。人們總不忍也不敢注視,用領子、袖口捂着鼻嘴,或直接戴上口罩快步跨過。但那似乎是多餘的,走過的人總會傳來“咳咳”的咳嗽聲。

Nick 當時就職于一家名叫 Kelner 的科技公司,他是技術總顧問。辦公室離世貿中心只有一條街的距離。當天因爲塞在路上,Nick 推遲了在世貿中心的會議, 途中就聽到了世貿中心被撞的新聞,嚇得他掉頭回了家。

他家距離世貿有 16 條街道, 回到家中打開窗, 他能看到滾滾濃煙, 聞到各種刺激的味道。差一個小時就可能命斷世貿, 回想起來, Nick 覺得自己余下的生命是被恩賜的。

一個星期後,Nick 接到要恢復工作的通知,返回辦公室,一片狼藉,物非人非,“‘9·11’是一場噩夢,即使醒來了,也不可能忘懷”。

“政府說安全了, 可我呼吸的明明就是死亡的味道”

天天挂着氧氣瓶,怎么可能忘懷?上周六難得與剛回國的女兒 Andrea 相聚上山射擊,每打一槍,Nick 就得坐下吸一口氧。Andrea 記得,Nick 在“9·11”發生後很快回到崗位,而 4 年後他突然體重下降,食慾不振,腹部腫脹,“每天吃十幾種藥,後來身體越發膨脹,得在家工作。”

不久,Nick 搬去了康涅狄格州氧氣充足的深山里住,“我不會怨天,但會怪政府,當初騙我們說一切都安全了, 要大家儘快恢復正常工作, 可呼吸着的, 明明就是死亡的味道。”

國民的生命與國家的形象、經濟和面子,無疑,那時的美國選擇了後者。

2001 年 9 月 17 日,“9·11” 發生 6 天後, 時任總統小布什和紐約政府急于向恐怖組織證明自己未被打倒, 證明美國強大如舊, 對各政府單位和各行各業發出通知要求儘快歸位。美國的經濟大鰓和政府高官要員都清楚,華爾街和其他金融機構大門關得越久, 對經濟的打擊越大, 甚至可能帶來不可逆轉的毀滅性損失。

“美國是世界經濟中心,紐約更是中心的中心, 政府關心的是經濟地位, 不是老百姓的安危。”於是,千萬像 Nick 一樣的人們看着還在蔓延的火勢、不斷往外搬出的屍體,聞着刺激的氣味重新走上工作崗位。

因快速有力的反應, 時任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得到了市民的一致好評, 其強勢作風當時備受稱讚。但人們心事重重,災難的畫面仍歷歷在目,心悸不已。爲了安撫和說服大衆,美國環保局、安全健康委員會等部門都出來背書了,“空氣是安全的,放心呼吸;水是安全的,放心喝。”

可眼前兩棟百層高樓就有 120 萬噸的高強度高密度建築材料在燃燒, 高樓內有五萬多台電腦,北塔就有 300-400 噸的石棉。空氣中除了公佈的物質外還有什么?JuanGonzalez 是當時最大膽提出質疑的資深調查記者, 他採訪了美國地理協會的調查人員, 拿出了與美國政府說法不同的塵土樣本分析, 他在文章里寫道:“市中心的塵土中含有大量的石棉、鉛、人造纖維和多環芳烴,具有高強度腐蝕性,空氣碱度相當于家里的清潔劑。”

災難當前,救援第一,問責隨之,質疑爲後。這無可厚非。在“9·11”後,一向敢於批評質疑的美國媒體和輿論界突然就“溫順”了,大量電視節目和新聞報道都以弘揚政府官員、公務員、警察、軍人的奉獻精神和愛國情操爲主。與政府觀點對立或質疑的聲音很少。所以 JuanGonzalez 的質疑一開始並未得到太多回應,環保部門在網站上公佈了幾個顯示 “在基準線內”的數據做做樣子了事。直到人們的身體不適狀況逐漸爆發,人們開始質疑:刺激的氣味到底是什么? 能讓火勢持續燃燒的物質是什么?空氣中還含有哪些有毒物質?

然而,美國政府公佈的數據依然安全,爲了不讓記者提問, 環保部門召開了並未通知媒體的新聞通氣會, 發佈了安全基準線的數據,而 JuanGonzalez 拿到的獨立部門做的數據分析再一次給政府甩了個大巴掌。

生病的人越來越多,JuanGonzalez 調查發現, 世貿中心附近三條街道有約一半人因呼吸不順、鼻子發炎前往醫院,40%的居民咳個不停。爲了安撫公衆的不安情緒,六個星期後,政府終于公佈“除了石棉、鉛等物質外,空氣中還有更多有害物質”。至於具體是什么,有多少,政府以“詳細資料涉及恐怖襲擊調查”爲由,再次推遲發佈,並多次強調“呼吸困難、咽喉不適都是暫時的”。

“對‘9·11’話題,政府很謹慎,願意回應你才怪”

所謂的“暫時”,李華忍受了 14 年,Nick 也在“9·11”4 年後確診爲肺氣腫,至今不能離開深山。他的妹夫 Robert 更是失去了生命。

Nick 的妹妹、Robert 的妻子清楚記得,“9·11”當天 Robert 休假在家,接到消防局電話後臉色突變,他二話不說,冲向衣帽間,穿上外套拿起頭盔就往外跑,“跟比賽似的跑得飛快, 也來不及解釋什么”。

Robert 是當時反應最快、奔赴現場進行地面救援的第一批消防員。此前消防員一般值班 24 小時,然後休息 24 小時。在“9·11”期間,包括 Robert 在內的消防員一日連續工作 12 小時,回家也就是現身幾十分鐘,吃頓飯,報個平安,衣服還來不及換又走了。

當時的地面環境堪稱人間煉獄。煙塵滾滾,呼叫聲、呻吟聲不斷,因爲情況緊急,有些消防員甚至沒來得及戴上防毒面罩就冲向最前方。官方數據顯示,參與地面營救、清潔的工作人員中,3700 多人確診了癌症, 其中超過 2100 名患者是消防員,不少人還患上不止一種癌,當中以肺病爲主。至今已經有 110 名消防員因癌症去世。

災難過去 14 年,悲劇卻還未謝幕。那么,當初的環境保護工作做得怎樣?如今的環境情況到底如何? 是否安全?2006 年美國政府對 “9·11” 遺址污染情況所做的最終測試結果如何?美國消防體系和消防員職業培訓又有何值得學習? 記者決定在 “9·11”14 周年前夕探訪一番。

想着是政府公開的測試, 那應該有結果公佈吧。記者查了紐約市政廳網站和環保部門網站,都未能獲得相關信息。與最終測試相關的新聞也停留在 2006 年 12 月。

擔心自己搜索能力不強,8 月 29 日,記者給紐約市長辦公室、紐約環保局、紐約消防局、華人職工會分別發了郵件, 希望市長辦公室能提供環評最終測試資料, 咨詢紐約環保局紐約市如今的環保情況, 瞭解消防局消防人員專業培訓情況。

等待一個星期,毫無音訊。按照紐約政府部門網站找到辦公電話,打過去都回復:請耐心等待郵件回復。於是又等了一個星期,9 月 7 日記者又逐一打電話咨詢, 一番詢問後郵箱收到一封市長辦公室的郵件, 要求記者發郵件去環保局。其他部門均無回應。記者上門咨詢,解釋一番,還是吃了閉門羹。

9 月 9 日下午 4 時, 紐約消防局總部側門,就在記者坐在消防局一側公園里感嘆美國政府部門的踢皮球功力時,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走向我, 他建議我直接找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採訪函, 這樣美國政府部門才會願意回應,“這是美國方式, 普通人想要拿這樣的資料,想要進入政府機關,沒有內部人員引領你,你是絕對進不去的。而且,‘9·11’後,政府部門安保嚴密。我告訴你,對‘9·11’相關話題,各政府部門還是很謹慎的,願意回應你才怪。”

“9·11”遺址成旅遊熱點,到處是微笑自拍的人

進不了政府大門, 也等不到回應,9 月 9 日下午,記者決定前往“9·11”遺址及國家紀念館,悼念那些逝去的生命。

藍天白雲,曼哈頓高樓林立。大廈如林,當初壯觀的世貿雙子星不見踪影,留下一個缺口。兩個大坑已經被修建成兩口 6 米深、各佔地 4000 平方米的方形水池, 這是全美目前規模最大的人工瀑布, 水池四周外圍刻着遇難者的名字。講解人員稱,巨型水池旨在銘記殞難的生命, 巨大的流水聲響徹四周, 回聲淹沒了城市的喧囂, 營造沉思氛圍。

紀念 9·11 十四周年 光柱照亮紐約

然而, 或許遊客太多,或許天氣太熱,又或者是人們對悲劇太健忘, 當日的紀念廣場人聲鼎沸, 到處是拿着手機、相機微笑自拍的人。追思場所儼然成了旅遊熱點,多了一份喧鬧, 少了一份莊肅。似乎沒有人注意到紀念館入口處的“參觀準則”上,寫着這樣一則要求:“請記住,‘9·11’ 紀念館是一處供人瞻仰追思的安靜場所, 請遊客們時刻注意恰當的禮儀及個人行爲。”

不知道什么時候, 水池邊上多了一面美國國旗, 一名男子指着水池邊上的名字對身邊的孩子說,“這些人都是英雄。”

在 Nick 看來, 妹夫 Robert 確實是一位英雄。平日里的 Robert 就是個熱心腸,總是幫這家搬東西,幫那家提重物,社區里幾乎沒人不喜歡他。

“他屬於那種從小就有英雄情結的人,立志當消防員, 還把自己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 Bischoff 也拉上一起做消防員。”經過半年的基礎訓練和半年的實習,26 歲的 Robert 成了消防員,任職紐約消防局,一做就是 20 年。在美國做消防員完全職業化、專業化,他們每年都必須參加脫崗培訓,學習最新消防知識和消防器械。

2004 年確診患白血病後,Robert 退休在家一邊醫治一邊休養。Nick 記得, 即使患上白血病,他也從來不把自己當作受害者,即使是離去的時候, 他也不曾說一句後悔,“他從來不後悔做消防員,不後悔參與‘9·11’救援,還很自豪,即使因病退休。”

消防員去年死于白血病, 補償金至今沒拿到

逝者遠去,活着的人仍在掙扎。作爲紐約消防局的消防員,Robert 應該可以拿到一筆政府補償金。但 Andrea 透露,她的阿姨、Robert 的妻子至今仍未拿到補償金, 因爲精神和經濟雙重壓力,日子過得有點悲慘。“他們兩人很恩愛,但沒有孩子,叔叔走了,剩下阿姨一個人,她情緒不穩定,有時還神志不清,日子大不如前。”

經歷了“9·11”,精神受創的人不少。一家非營利組織專門爲在“9·11”中精神或經濟受創的居民提供幫助, 工作人員 JeiFang 告訴我,通過她尋求幫助的人達到 5000 多人。“有人身體受傷,精神也有創傷,導致生存壓力大,精神過分緊張。”有人因爲時常咳嗽、頭疼,無法完成工作,還被炒了魷魚。

有些傷害是永久性不可逆轉的。不管是身體創傷還是精神創傷,最後都體現在經濟損失上,“有的人看似沒什么問題, 但事實上工作效率低,生活抑鬱不安,時間或許冲淡了痛苦, 但撫平不了傷口。”

李華記得,“9·11”發生前,華人朋友會結伴去逛世貿中心, 相聚一起談理想、談生活,總會忍不住看世貿的方向,雙塔反射着光,十分壯觀,人們眼里滿是羨慕和期待。

“9·11”後,人們不願意再去世貿附近, 有華人不忍心看現狀, 直接搬出了唐人街。

無辜的人爲災難埋着單。環境污染對身體的傷害日積月累,無聲無息。多數時候,患者無法證明自己的精神、身體變化與“9·11”相關,甚至連醫生也無法提供能證明病患與 “9·11”直接相關的證據,因此,普通居民一般難以拿到政府的補償金。即使是 Robert 這樣的消防員或政府工作人員,有資格拿政府專項補償金,但因申請人數太多,程序繁瑣,等待時間太長,實際拿到補償金的人數很少,因此備受爭議。

讓記者驚訝的是,Nick 本來有資格申請補償金, 他主動把機會讓了出來,“我現在的命是上天恩賜的,已經很滿足了。反正肺氣腫也不能根治,我老了,把機會留給更有需要的人吧。”

在咖啡廳與 Andrea 見面,聊着聊着她給記者看了她剛收到的一條信息。發信人是她阿姨、Robert 的妻子,信息里沒有文字,只有一張圖片,圖片上是“RobertLever”名字。原來,9 月 8 日,“9·11”14 周年前夕,紐約消防局舉行了悼念活動,把 2014 年 9 月到 2015 年 9 月因“9·11”地面救援工作相關癌症離世的 21 名消防員的名字刻上了紀念館墻上。

“希望阿姨能撑下去。”Andrea 眼角含着淚,輕輕地說,但她不知道該給阿姨回什么,因爲“9·11”帶來的痛會一直存在。